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八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元祐元年丙寅　公年六十八歲

公任門下侍郎

是年公作徽言

序略云余少好讀書老而不厭然昏耄日甚不能復記暇日因讀諸子史集采其義與經合者錄而存之苦于秉筆之勞或但撮其精要注所出于其下欲知其詳則取本書證之命曰徽言置諸左右

時取觀以自儆且詔子孫涑水迂叟時年六十八
陳氏曰司馬光手鈔諸子書題其末曰余此書
類舉人鈔書然舉子所鈔獵其詞余所鈔覈其
意舉人志科名余志道德迂叟年六十八蓋公
在相位時也方機務填委且將屬疾而好學不
厭克勤小物如此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目
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謹百世之下肅然起敬
眞跡藏邵康節家其諸孫迈守漢嘉從邵氏借
刻攜其板歸越今在其郡從姪遵古家
公始得疾

正月十四日癸卯詔公與尙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

執政異班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

公謝表云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列則强力不前朝夕爲眾目所觀啟處無措躬之地敢謂陛下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欲辭則力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踧踖心悸戰兢汗流

二十一日庚戌請假將治

二十三日壬子朝廷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宋有章楊文蔚陳易簡等每日到公家診視公上劄子辭免

二十四日癸丑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

略云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戸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戸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唯務多斂役錢積寬賸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

敕命委縣令佐揭牓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
擇可任者僱代唯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
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
乞如舊于官戸寺觀單丁女戸有屋產莊田者隨
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倘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
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
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
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
初章惇取公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
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于

是蘇軾言于公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公曰于君何如軾曰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公不以爲然軾又陳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諍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謝之范純仁謂公曰差役一事當熟講而緩行不

然滋爲民病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公持
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
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公又謝
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
渡錢僱募餘悉定差
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
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詣政事堂白光
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綱目
時蘇子由爲右司諫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云
惇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

事節有疏略差誤而不推公心詳議霄同衆人
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旣已行下然後論列可
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若使因此究窮
利害立成條約使推行更無疑阻猶或可原今
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
劄子施行卻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奏此
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
爲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又
乞罷蔡京開封府狀云朝廷原限敕到五日內
具利害擘畫申本州本州限一年聞奏奏到各

隨宜修改並無限定日期差撥今開封輒敢差
人監勒于數日內𨑳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
法倘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
爾必致紛紜爲害不小又乞罷蔡京知眞定府
狀云京以臺諫劾奏乞請外任而宰相曲加庇
蔭除京知眞定府眞定天下重鎭是宰相上欺
朝廷下困臺諫云云此時宰相蓋指韓縝溫公
亦在內按章蔡用心本同欲因差役一事未便
致民情怨恣得有隙以破壞元祐之政耳特章
以權位相埒故敢忿爭蔡以官職尙卑惟事諂

媚而温公不悟喜其順己此亦如介甫之喜惠
卿陰墮其術中而不覺也祓子由一一指出此
蘇氏智識過温公處
言行錄役法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僱役爲
便公與荆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爾
按公不知僱役之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誠不
免如蘇范二公所識然議者謂保甲僱役百世
通行荆公之法未嘗有弊則非也保甲僱役今
日誠爲善政而荆公所設則斷斷不可行何則
今日之保甲蓋不過如古比閭族黨相保相任

譏者盜賊使不得容留匪類耳而荆公則使之披甲執兵教習戰陣在家有供億之苦前途有死亡之禍蓋與今日之爲保甲者萬萬不侔矣至坝中盛行僱役盜亦聽民間之通融計置或其人自能充當則可不費一錢或本年安然無事雖癡愚亦可幸免未嘗預計一年之力役若干而一概斂錢且使貧弱下戶助之出錢也荆公之僱役蓋于兩稅之外別取廝錢耳豈可謂之無害哉

二十八日供奉官劉永年傳宣司馬光見患在家特

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宫福寧殿謝恩
公上劄子辭云朝廷進以高位加之寵命榮動搢
紳澤流苗裔豈可自安私室專養沈痾不造王庭
坐受圭組候臣患稍痊日止依十四十七日所降
指揮拜入謝
二月三日壬戌上論西夏劄子
略云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為臣下所
囚興兵致討收其邊地建米脂等六寨皆孤僻單
外難于應援然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為
害頗多是以必欲得之前年嘗遣使者探自辨訴

請臣服如故其志止欲求復舊境于今爲計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卽位蕩滌瑕穢小大無遺誠能于此踰年改元之際曠然推恩盡赦前罪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豈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產不過羊馬氈毯茶百貨皆出中國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歲法禁疏闊私市日夕公行西人雖不獲歲賜而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今責其累年之罪明敕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公私困弊彼自屈服

然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此事全在邊
帥得人邊帥未盡得人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
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乙不禁絕私市先赦西人
略云臣前上言西人未服中國不能無憂妄上二
策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吏
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此適足激怒西人萬一
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
置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時難得而易失不可
忽也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此安危所繫若俟執

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

公論西戎大略以利戎爲便用兵爲非時與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與公合衆不能奪議乃定行狀

乞罷提舉官劄子

略云臣竊見天聖中諸路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唯河北陝西置轉運使兩員當是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或時置轉運判官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

後每事各置提舉官事權一如監司依勢立威舉錯牽易天下籍籍皆由此來臣愚以爲宜盡罷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平常兵甲盜賊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句仍選聰明公正之人爲之是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也

與呂晦叔简 時公疾益甚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之議未決公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因折简與晦叔

略云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寮寀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愊今不幸又在病告沓未有展覿之期其邑邑可知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

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
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愼默
太過若此際不諍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愼旃
愼旃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
未有所付今日屬于晦叔矣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略云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
其餘皆總于三司一文一勺他司不敢擅取故能
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指揮百司轉運使
諸州如臂使指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自改官

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等三監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五曹及內外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關預今之戶部尚書猶舊日三司使之任而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是天下之財分而爲二也譬如人家有財使數人主之互相侵奪人人得取而用財有增益者乎今縱未能大有更張且令尚書並領左右曹侍郎諸司支用錢物不見戶部符不得應付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天下之財

可得而理矣

隨乞宮觀表辭位不許

略云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假將治已

及月餘日來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

自料筋力完復近亦數月遠則半年豈有執政大

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養病

于家之理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伏望聖

慈早賜開允

閏二月庚寅朔除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舊日同平

章事之任蓋首相也三日壬辰朝命呂公著爲門

下侍郎

公以病未任入謝三上劄子辭不許

時荆公已病弟和甫以邸吏狀示公適報司馬公

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聞見錄

遼人聞之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

開邊隙碑神道

公作相日親書牓稾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

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

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

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

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

訟佩服改行至于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
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
若在私第垂訪不許語及光再拜咨白容齋隨筆
追贈清河郡君張氏爲潁川郡夫人
夫人爲禮部尚書存之女公登朝封清河縣君及
爲學士改郡君至是年除左僕射追贈潁川郡夫
人
焚黃祭文云夫人冑自德門無祿早世久同困約
不與顯榮朝推恩渥追錫嘉命魚軒翟茀燭耀重
泉

是年改葬先令于洛陽

到塋祭文云闕塞之陽伊川之湄地形爽塏水脈

厚深唯靈去故就新永寧茲宅不驚不圯保固億

年

按公敘淸河郡君云葬涑水先塋則公之祖父

皆葬陜州夏縣今祭文云闕塞伊川則爲遷葬

洛陽無疑後公與子康卒又俱歸葬陜州不從

先人塋次則不可解矣

渉穎川郡夫人

啓殯祭文云旅宦飄颻家無常所樽櫝未瘞久寓

西郊避時之夏還就绝岁撤攅云始取道有期撫事悵然益增感悼

按淸河郡君于元豐五年二月葬涑水而此云云蓋當時或是權厝耳

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

略云臣于去年九月奉旨令范祖禹及臣男康將資治通鑑副本重行校定又奉旨送國子監鏤板竊緣上件文字稍多范祖禹近差充修實錄官恐日近校定不辦竊見祕書省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望特差令同校定所貴早得了當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

略云臣先于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厤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于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于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于國史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

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旨令范祖禹等校定臣所修資治通鑑伏望并上件稽古錄送到本局繕寫校對以次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概見

進稽古錄二十卷

表文略云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幾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策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惟皇帝陛下富有春秋敉寧方夏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

心延登耆成親近觀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有本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載籍之編患乎太漫睿覽之主日不暇遑敢用芟夷略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厤年圖自六合爲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百官表乃若咸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以來悉從論纂皆有憑依總而成書名爲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茲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覽

此篇傳家集中不載見于稽古錄弁首後署銜云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臣某上進則當公居首相時元祐元年閏二月後也又文獻通考所載陳氏說亦云元祐初所上今案錄內分三種十一卷下帙至十六卷則自周威烈二十三年至周顯德六年公自注云臣于英宗皇帝治平元年所進歷年圖十七卷至二十卷則自宋太祖建隆之元至英宗治平四年公自注云臣于神宗皇帝時所進百官公卿表大事記首卷至十一卷

之上帙則自伏羲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自
注云臣今所補總名爲稽古錄撮錄簡而明論
序雄深雅健上匹西漢朱子嘗刻于長沙欲面
奏取進充宮僚進講又曰溫公之言如桑麻穀
粟其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又曰
小兒讀六經了畢即令接續讀去亦好

論振濟

略云臣竊惟百姓流移之後散米煮粥民徒更聚
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
旨令速行振濟乞更令指揮縣令佐躬量鄉村人

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
直行振貸仍逐戶計口出給厤頭大人日給二升
小人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
月一次齎厤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俟夏
秋成熟日據簿厤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
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措亦聽從
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
三月乞撫納西人
衛尉丞畢仲游予公書
略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在不足故

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葢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是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今但廢罷諸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切埽去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石人猶將使動則向之廢罷者將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閒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

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
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
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
之可爲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
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公得書聳然然迄不爲慮
四月六日癸巳王介甫卒于金陵
按宋史哲宗本紀荆公薨于四月癸巳是月戊
子朔由戊子至癸巳爲四月六日
公與晦叔簡曰介甫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

喜遂非遂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
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更詆毁百端光
意以為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
以為何如

十三日辭接續支俸

略云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
閒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洽其俸給等接續
支給臣自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至今
不管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
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况臣當表率百

僚豈敢廢格伏望任支候參假日依舊

按公以正月二十一日請假逮聞訃至四月十三日爲一百十二日

十五日壬寅朝命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與同上合兩省爲一疏

略云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不媿漢唐何必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

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矣及魏武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改祕書爲

中書自是中書親近而尙書疏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葢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駮日有爭論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洎至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唐末以內臣領樞密使參預朝政五代改用士人其權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副掌武事副使

佐之自是百有餘年官司相承中外安帖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官職繁冗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刪去重複不必依唐之六典分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也凡寺監及州縣一切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困于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樞密院若令舉職須日有駁正執政大臣遂或不協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

送門下則門下一官殆爲虛設臣等衆共商量欲
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每有政事差除及臺
諫官章奏三省通同商議同共進呈其政事有差
失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
亦不爲不審愼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
書不繁行遣徑直于事務時宜斯爲簡便
按哲宗本紀申公爲僕射在四月壬寅是月戊
子朔至壬寅爲十五日
言行錄云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
地門下尙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自後

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非有故日聚爲故事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

略云今尙書省事無大小皆決于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精力疲敝而于經國之大體不暇精思而熟慮非朝廷責宰相之意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欲乞今後凡有詔令及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尙書省者侍郎籤過尙書判準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郎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尙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于本曹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或事

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
射左右丞咨白或上殿取旨若本曹顯有不當郎
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行遣徑事務易集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
略云舊例只是前官所行豈足永爲後法近歲三
省及百司多用例破條諸色人亦多攀援體例希
求恩澤欲令今後凡有正條者並須依條無條方
許用例前例若是所當遵行前例若非即宜釐革
進呈上官均奏乞倘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倘書
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尋得依行

略云尚書省事不至大者並委長官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若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卽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

略云法貴簡要近歲法令繁多六曹條貫至有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諸司敕令格式亦一千餘卷雖強力精敏者不能徧觀覽況于備記而必行之今欲特降指揮下尙書六曹委長貳郎官

看詳本書條貫有全無義理防禁太繁難爲遵守
者盡令删去唯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者作本司
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請科場仍用經義及設經明行修科

略曰隋唐設明經進士兩科而進士日隆明經日
替所以然者以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有司務
離經析注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腐脣
爛舌虛費勤勞至于賦詩論策取進士專摘其落
韻失平仄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爲進退是致舉
人專尚詞華不根道德其中或游處放蕩容止輕

假言行醜惡者不能無之神宗皇帝深鑒其弊于
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此誠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
欲蓋掩先儒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
家但考核文學不勵德行此其失也今國家大議
科場制度臣以爲莫若以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
爲一科立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
爲九經春秋止用左氏傳公穀陸淳等說並爲諸
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
三經以上皆須習孝經論語又每歲委升朝文官

保舉經明行修各一人若所舉違犯名教必坐舉主無赦如此士皆慎擇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唯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第二場試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周易各五道各隨所習經書就試第三場試論二道一于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于歷代正史內出題第四場試策三道告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定去留編排高下經明行修舉人別作一項其推恩注官及異時選擇清要比進士特加優異如此舉人皆尊尚經術旁覽子史而又能

有行義豈不賢于今日之所取乎今乞役詩賦者
皆向日老舉人不習經義故爲此說動搖科場至
明法一科若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日
誦徒流斬絞之書令爲士之日已習成刻薄殆非
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伏乞以臣所奏委他
執政詳定施行
按唐宋明經不過帖書墨義端臨馬氏云曾見
呂許公夷簡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葢十餘
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其名對則對云七人
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

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
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
注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
憶者則只云對未審大概如兒童挑誦之狀故
自唐以來賤其科不肯就王荆公特令士子就
經文作大義蓋于其中發揮義理不觜徜記誦
較詩賦則爲近本原較明經則更發揮有文采
卽今日八股所自始誠百世不易之法也荆公
温公俱同此見
又按温公不喜孟子故集中有疑孟此云孟子

止列諸子更不試大義葢猶此志也范堯夫謂
温公曰孟子恐不可輕黜亦猶六經之春秋矣
温公從之
二十四日舉張舜民等充館閣
略云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
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
弘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
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于進取其
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

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自警編

龔深之言公作相除李公擇爲戸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于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于利久矣舉此人爲戸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掊刻之心同上

公爲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戸部凡事皆與衆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范祖禹上哲宗疏

五月二日戊午尚書省劄子光所患已安唯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

許乘轎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

按本紀是月丁巳朔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略云臣伏覩今月二日聖旨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于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碩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于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

劄子辭免未蒙開允方俟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
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痊可日與諸執政一
例供職
按公自正月二十一日請假連閏計至五月初
二日爲一百三十二日
四日庚申又蒙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閤
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
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閤奏
辭入對小殿劄子
略云臣奉今月二十一日聖旨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

今于四日又奉聖旨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
掖至小殿引對如此則禮數太重尤不敢當竊緣
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故特制此禮豈臣
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
至大决不敢受只候垂簾日于延和殿引見并乞
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臣卽日上下馬不得及足
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許權乘小轎子至常時下
馬處下轎子并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瘡
安日皆復舊規
三省同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于延

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

十二日戊子于延和殿入見辭免左僕射之命不許

辭男康章服劄子

略曰臣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特許令臣男康上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略曰臣近奉聖旨許乘轎子三日一次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各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議去歲曾有指揮遇假日有公事許于東

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有便門臣欲乞于近南更開一便門許乘小竹轎子往諸位商量其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以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于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洩元豐初始建東西二府于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回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賀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

閣勢迤雙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也 石林詩話

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三年庚戌九月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石林云元豐蓋誤也詳在荆公年譜中中書居東府門下居西府是時呂申公爲中書侍郎而公爲門下侍郎故欲于兩府近南開一便門以通往來也厥後公薨于西府此時蓋挈家移入荆公有還入東府謝表云輟東府之旁牽載其帑重移賽官之烹劑侑以鼓歌即此可見徽宗崇寧以後京卞執政宰相例

賜第京師兩府又成虛設矣

二十日乞不帖例貸配

略云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吏

令刑部檢例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夫既稱特

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

施行乃是輕重之權反在有司也欲今後命官犯

罪大理寺定斷委刑部看詳具狀申中書省百姓

犯大辟罪大理寺定斷委刑部看詳具狀申門下

省俱不帖例委中書門下省官相度情理輕重同

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取特旨施

行

六月十二日乞進呈文字劄子

略云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乘䕃乞許

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

臣男康隨入遇拜時扶掖仍乞自今後準此

中使徐禔傳聖旨且令入都堂尚書門下省治

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

所有元上劄子令卻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官劉恕一子

略云臣受敕編修資治通鑑首先舉恕同修恕博

開強記北精史學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十
分裂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
治自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臣等皆蒙
天恩獨恕一人不得霑預良可矜憫乞如劉攽等
所奏除恕一子官使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
略云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
月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何則鄉村無賴子弟乍
入城市閱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
飮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

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羣行攻
劫州縣不能制父兄不能禁所以數年來年不甚
饑而盜賊縱横入縣鎮殺官吏儻不幸遇蟲蝗水
旱將若之何以臣愚見莫若盡罷保甲每若干戶
置長名弓手一名與免戶下租稅差徭務爲優假
使人欣慕多置節級及指揮使等名目以爲賞功
資級每捉殺到强盜一人即以次遷一級如此則
本縣勇健之士見前出官之望應募必多勇健既
充弓手其餘懦弱者雖爲盜亦不足患又凡爲强
盜者不肯于本管地分作過蓋恐累及本地捕盜

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捕盜人往往莫肯發舉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又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共爲掩覆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賂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益無忌憚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皆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沮難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捕盜官役更不立三限科校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隱蔽從重治罪又每州各借官錢數十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當日支給卽移牒出

賊州縣捕盜人科以不覺察罪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其尤強惡賊人朝廷特于常法外多立賞錢者不在此例若果行此法則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勇健之士見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蔽匿被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窘無所容身稍冀衰息矣

七月乞設十科舉士法

略云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況于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乞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正方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以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

顧問科有官人皆可舉無官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術科有官

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

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

讞科舉有官人應侍從以上每歲于十科中舉三人中

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才執政案籍視其所舉科隨

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

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

無狀坐以謬舉之罪得旨施行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案所部官吏

路云一路一州官吏眾多儻未指定令覺察事件

致寬則一切不問急則濫及無辜又不可但令覺
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
惠二曰公直三曰明敏四曰廉謹按察四條一曰
苛酷二曰狡佞三曰昏懦四曰貪縱凡監司州縣
于所部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略云臣于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具劄子奏乞
隨執政于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封回令候
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中心委細無
由一一面陳實內自媿懼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

勢亦似更減步履比向時稍輕欲乞于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止

乞不拒絕西人請地劄子

略云臣近具劄子奏乞于今月八日隨執政于延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封回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于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宥州有牒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赦其罪戾無何臣在

病假不得面論遷延至今虜已遣使直求侵地辭意寖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然陛下爲天下主寧爲百姓屈己少從所請以舒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端何則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謂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無乃甚于今日乎竊慮進呈之際羣臣猶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爲國家無窮之憂伏願決自聖心爲兆民計

是時文彥博意與公合會夏主秉常卒遣使來
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
樂陷執民當盡以給還
八月六日辛卯詔常平倉依舊法罷青苗錢
略云常平倉法豐歲添價收糴凶歲減價出糶物
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三代良法也熙寧初執政盡
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
官以督之坐此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
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盡作常平倉本依
舊法施行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秉有

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其南方卑溼地難以久貯者候價稍增卽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將十年以來斛斗價分定三等若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糶糴人戶並取勘施行如能用心及時糶糴者量與酬獎所費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閒可使物皆流通

八日癸巳薦鄆州處士王大臨除太學錄

乞約束州縣不得抑配青苗錢

略云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爲利民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句集或排門鈔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僞請去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欣戴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敕命令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卻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蹤行督責一如未罷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下諸

路提點刑獄司今後州縣只將常平倉錢穀依舊
法趁時糶糴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
之息盡皆除放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
令隨稅送納

所舉孫準有罪乞自劾

路云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近聞
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
聖慈批還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
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于臣為貢舉非其人
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律科罪雖

見爲執政亦須降官示罰豈可身自立法而首先
犯之乞如臣前所奏施行所貴率厲羣臣審慎所
舉
八月二十一日丙午辭大禮使
略云臣先奉敕充明堂大禮使臣自去冬患脚膝
無力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
尾八箇月幸蒙聖恩每次朝見許臣男扶掖將來
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陟降
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伏望聖慈別賜差官充
大禮使

按公以正月二十一日請假此云首尾八箇月
連聞訃已到八月二十一日矣公薨在九月朔
日明堂禮成不賀則此時距其薨之丙辰僅十
日耳公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歟

二十四日辭明堂宿衛

略云臣先奉聖旨明堂特與免侍祠攝事導駕及
稱賀陪位止令宿衞在于人臣恩禮優厚無以復
加然臣近日患左足掌底腫痛全然履地不得跬
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將來明堂宿衞亦恐祗
赴不得伏望聖慈特賜矜免乞恩不已慙懼無地

辭提舉修實錄

略云臣自受命以來以衰羸多病罕曾到局供職近又患左足腫痛不能履地日甚一日未有痊愈之期所有修神宗皇帝實錄伏乞別賜差官提舉

九月丙辰朔公薨于西府

時兩宮虛己以聽公爲政公亦自見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孔明食少事煩以爲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歿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

嘗世要務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輟視朝
三日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
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京師民畫
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爭遣
人購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
公病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簀蕭
然唯枕閒有役書一卷故申公爲輓詞云漏殘餘
一榻曾不爲黃金 談圃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語未
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

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郊陝洛閒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厤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昏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厤年圖七卷通厤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

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一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益有意復用公也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

嗚呼若神宗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若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行狀

公所服之衣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其衾之首及寢疾西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于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

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復起讀書葢恭儉勤禮出于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爲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于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爲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惟至誠故也范淳夫撰布衾記

黃文獻公撰白雲許先生墓誌曰其觀史有治忽

幾微若干卷起太皡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葢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于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義也